

时光

老屋

杨旭

每一个人，无论脚步走多远，身影落在何方，浪迹天涯的心灵，始终走不出那个生养自己的地方——家。我是一个怀旧的人，每一次回到宜川老家，总要回到村庄看看老屋。无论我身居何处，潜意识里总是觉得，只有回到故乡的老屋，心里才会感到温暖、踏实、宁静。

老屋的历史十分久远，至少可以追溯到清朝咸丰年间，后世一辈辈以农耕为业，凭勤俭置业，不断地修葺、扩建，逐渐形成东、西、南、北四间土木结合的砖瓦房，格局是典型的北方样式，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，围在中间的是一方小小的院子。

听母亲讲，有一年秋天，雨水特别多，那时我刚一岁多一点，正和二奶奶在东房炕上睡午觉，母亲在院子里用簸箕簸小麦。忽然，她听到东房里传出来“咯吱咯吱”的响声，一回头，只见整座东房正慢慢地往下塌。母亲当即撂下簸箕，冲到屋里，一把抱起熟睡中的我，然后搀扶着年迈的二奶奶往屋外跑，刚跑到房门口，土就塌了下来，瞬间没过她的小腿。母亲费力拔出腿，一只鞋陷在土里也顾不上捡，刚跑到院子中央，整座房子便轰然倒塌。

东房夷为平地后，仅剩背墙上的两根檐柱，孤零零地立在那里，像两枚褪色的地标。粗糙斑驳的土墙根下，家人在这里搭了猪圈，垒了鸡窝。墙洞里长出青苔和小草，打鸣的公鸡，欢叫的肥猪，倒让这片废墟多了几分生机。

一年四季的时光不知不觉地溜走，老屋的样子在我的记忆里渐渐清晰起来。北房是厅房，比南房与西房略高一些，屋顶正脊和垂脊两端都安着屋脊兽，有张着嘴的，也有闭着

嘴的。按民间的说法，张嘴的兽代表官，闭嘴的兽代表商。屋面铺着青瓦，正反两面排列成好看的沟壑，弧形瓦凹部向上，凸部向下，层层相压。旧式的对开木门，小方格窗户，刻画的屋檐板，处处透出一种安宁、平静的温馨气息。

屋檐下的墙面上钉有木椽儿，那是经汗水摩挲出来的，在岁月流转中已发黑发亮。上边挂着套牲口用的皮绳、牛鞭，干农活的镰刀、锄头以及红红的辣椒串、黄黄的柿饼，还有落满灰尘的大人小孩的衣帽。

北房后院有个马棚，马棚里除了几个石槽，还堆放着从东房拆下来的粗大房梁和木椽，占了多半边空间。我经常坐在那些木头上，打量着空空的马棚，这里曾骡马成群。在传统农家里，毛驴、骡子、耕牛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，更是劳作的伙伴，种下一季又一季的希望。马棚外是磨坊，石磨静卧在磨盘上，陪伴它们的，只有一岁又一岁的流转。

小时候，我们兄弟姐妹在老院里尽情地嬉笑打闹，踢毽子、跳绳、捉迷藏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我最喜欢藏的地方，是大门上的小阁楼，阁楼里放着农具，还有安放祖先们牌位的木龛。大门两侧的土墙是用夯土筑成的，墙基砌了两层青石和几层青砖包角，用以防水碱，也称为“砖包土”。门槛很高，两边各有一个石门墩，两扇门是由厚实的槐木拼成的，纹理早已开裂，露出木头的筋脉，两排铁钉锈迹斑斑，中间一对素面铁门环。记忆里，这扇大门从来没有打开过，一直被粗壮的木门横插关闭，因为大门墙体出现裂纹和风雨侵蚀的凹坑。后来，这里改成了驴圈，新的大门开在了靠近东房的



一侧。院子外，种着四棵槐树，其中一棵高大粗壮，要三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抱，枝叶繁茂，焕发着勃勃生机。

我们村地势陡峭，四面环沟，随着人口越来越多，人们便沿着沟畔挖窑窟窝。我家人口多，房屋紧缺，无力翻盖，父亲思虑再三，拆掉马棚，在那块地基上，修建了三孔窑洞。后来，在父母的操作下，大哥、二哥在窑洞里成家立业。

等我和姐姐们外出求学，又去外地工作，父母守着西、北、南三间老房子，一晃又是许多年。有一年，父亲给我打电话，叹着气说，家里放粮食和杂物的南房塌了。我得空回到家里，看到南房破败的样子，心中涌起说不出的滋味。父亲一脸愧色说，是他没有守好这个家。

后来，村里人都搬到新村去住，父母也把北房和西房留给村庄、留给了时间。每次回去，我都去老村里看一看让我儿时牵挂的老房子，寻找着过去。总想写写关于老屋的文字，却迟迟未能下笔，只怕词句太过苍白，辜负了光阴流转，也怕写不尽心中的绵绵情意。

过年回村，我再一次来到老屋前，抬眼望去，院里杂草丛生，藤枝缠绕，一片荒凉。拨开穿过院门的藤蔓，走到院中央，仔细端详老屋的模样，它竟是如此沧桑。蓝砖青瓦的房子，经过风吹雨淋，墙体被侵蚀得破旧不堪，轻轻一碰，墙皮就会簌簌掉落。雕花的门窗四周布满了蛛网和尘土。我不得感叹，在外打拼多年，若能混出个模样来，定要把老屋好好拾掇一番，替父亲守住这个家，还老屋一个新生。

心灵的归处

张海洋

站在那扇熟悉的绿漆大门前，“福随瑞气来庭院，财伴春风入宅门”的红对联依旧鲜艳。门楣上的瓦当，雕刻着岁月的纹路，也雕刻着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牵挂。推开门，阳光洒满院落，风穿过窑洞，带走了一身的疲惫。

先不急着坐下，把所有的门都打开，让风进来，让光进来，也让积攒了一路的浮躁散出去。接着，拿起小铲铲，把院子里长起来的一些蒿子头头、野草苗苗一一铲除。汗水滴落，草叶伏地，原来劳作也是一种修行——把杂乱的归拢，把荒芜的唤醒，就像把内心的纷扰一点点厘清。

然后，再给几棵枣树浇水。从井里把水抽到桶里和手推车里，让太阳晒一晒，再缓缓浇到树坑里。太凉的水会惊了树的梦，就像太急的情绪会扰了心的安宁。等水渗入泥土，枣树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摇晃，仿佛在说：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日子本该这样从容。

终于，窑洞里安静下来。不冷，也不热，是刚刚好的清凉。躺在土炕上，听着远处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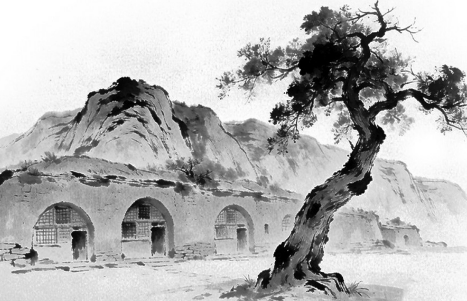
鸟鸣和风声，闻着泥土和草木的气息，身体沉下去，灵魂浮上来。这一刻，没有电话铃声，没有消息提示音，只有黄土的厚重和生命的本真。

每一次回老家不是逃避，而是回归——回归到生命最初的节奏里，回归到灵魂的栖息之所。那些劳作，那些静卧，那些与土地的对话，都是在给灵魂“洗澡”。洗去城市的尘埃，洗去内心的焦虑，让心重新变得澄澈、安宁。

山未改其形，树未易其貌，改变的，只是在往返之间不断被校准的那个自己。

我们总是在逃离与回归之间摇摆：从城市逃向乡土，又从乡土折返现实。其实，真正的归宿并不在某个具体的地点，而在于内心能否在喧嚣与寂静之间，自如地切换频道。老家不是地理的坐标，它是精神的原乡，是我们在被世界推着走的时候，还能回过头去确认自我的地方。

所谓与自己和解，不过是在尘土与清风之间，重新找回那个不慌不忙的自己。



夏收时节割麦忙

谢云兰

这几天，没看见河南网友上线。点了他的头像，给他发了个语音：“忙啥呢？”那边回复：“回老家割麦子呢。”紧接着，他给我发了一个视频过来。视频的那端，金黄的麦穗在风中如波浪般翻涌。隔着屏幕，我仿佛闻到了麦子的香味！

熟悉的画面，牵引着我回到了插队时生产队那热火朝天割麦背麦的场景中。那年月，农村的活计一环套一环的，一年四季都不得闲。撂下这样农具，就要抄起那样农具。刚把谷子和其他农作物播种到地里，就又迎来了夏收。农民最期盼的就是小麦大丰收。为了能在雨季到来之前保证小麦颗粒归仓，全队社员都把镰刀磨得锋快，连学校都放了忙假，让学生娃回队里帮忙抢收麦子，真可谓争分夺秒。

六月一日，正式开镰。天空刚刚泛白，队长就在硷畔上边走边喊：每家留下一个人做饭，其余的人都去割麦！我听到喊声，一骨碌爬起来，戴上草帽，脖子上搭了一条毛巾，拿上镰刀和绳子，就跟着社员往山上的麦地走去。走了半个多小时，才到了麦地。这时候，太阳已经钻了出来，给整个麦田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芒。站在原上放眼望去，一眼望不到边的麦子在晨风中翻滚着波浪。啊，好美的景色！我都舍不得下镰刀了。

正看得出神，只听队长说：“一人两垄。”因为我们知青没干过这活儿，队长就派了两名社员一左一右带着我割。我看他们把绳子系在腰上，我也学着他们的样，把绳子系在了腰上，手握镰刀跃跃欲试。

放在“腰子”上边，最后面的人把地上的麦子打成一捆一捆的。

我开始还能跟上大家的节奏，可不一会儿腰也酸了，腿也乏了，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，渐渐就掉了。左边社员扬声喊我跟上大家，右边的社员说他帮我。就这样，左边帮我割两下，右边帮我割两下，我才勉强能跟上大部队。好不容易割到了地头，我一屁股坐在了田埂上，一点也不想动了。

这时候，这点的来了，大家都聚到一块吃饭。吃完饭，队长首先站起来开始往回割麦子，大家都跟着割了起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们终于把这块地割完了。队长说：“收工！”只见社员解下系在腰间的绳子铺在地上，往绳子上抱麦捆。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，把绳子铺在地上，把麦捆放上去。我不知道自己要抱多少捆，才不多不少刚刚能背动。正在纠结时，队长走过来给我抱了十二捆，他让我今天先背这些试试，明天再加或减。

我们插队的生产队在沟里，麦地大多都在半山上，山路窄且陡，架子车无法通行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绳子背。所以，往场上背麦子要付出艰苦的劳动。队长帮我捆好麦子，让我蹲下来，把两条胳膊塞进绳子里。他在我身后帮我扶了一把，我整个人连同背上小山一样的麦捆一起站了起来。麦捆上的绳子如同两根铁丝，直往肩膀里勒。

我们背着小山似的麦子，移动着脚步走出麦地，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缓缓而行。山路陡峭，时而上坡时而下洼，我们像一只只负重爬坡的蜗牛在山上爬行。六月初，天气酷热难耐。没走几步路就汗流浹背了，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脖子往下淌，只能用毛巾不停地抹着。山路弯弯看不到头，光秃秃的山也没个歇脚的地方。我们原地站着休息了一会儿，



咬牙继续一步一步艰难前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看到了场院。我们一鼓作气到达了场上，放下小山一样的麦捆，再一看，每个人的衣服都湿了大半截，能拧出水来。

锅里蒸的馒头大又香，想吃馒头又怕馒头烫，我只好坐在锅台上等着馒头凉……“到西边那块麦地，走了，走了……”队长的喊声打断了我的美梦。我迷迷糊糊地起来，穿好衣服后，很不情愿地拿起镰刀和绳子往外走。出了窑洞门，一看天，星星还眨着眼睛呢。于是嘴里嘟囔着：“这么早干啥去呀！”可是脚步没停，跟着社员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麦地走。

又是劳累繁忙的一天。我们队种的麦子少，从割麦到碾麦再到分到社员手里也就半个多月。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新麦子下来了，老汉叼着烟袋，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分麦子；娃娃们嚷着“吃白馍喽、吃白馍喽”；婆姨们抢着到饲养室预订毛驴，碾了新麦准备做好吃的犒劳一下自家的男人和孩子们。我们就知青灶也蒸了一锅白面馒头，整个小村庄就像过年一样热闹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生产队，离开了延安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至今还记得割麦时的汗滴入土，背麦时绳子勒进肉里的疼痛。闲暇时，我经常把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讲给孩子们听，并告诫他们，无论现在的生活多么富裕，都要永远记得田间地头的劳动果实来之不易，要尊重农民，珍惜粮食，永远要记住那句古诗：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



陕北民歌注(节选)

史小溪

信天游永世唱不完

东山上的糜子西山上的谷，
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^①。
抓起一把黄土撒上天，
信天游永世唱不完。
……………

陕北，静卧高原八垭之内，常存华夏九州之间。陕北有它地理风貌苍凉蛮荒的一面，也有它人文历史悠久厚重的一面。

天之高嵩，地之古焉，唯陕之北，情魂系焉！据北朔之雄，绕大河之丽，存仪俗之风，传淳厚之美！

庄子曰：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。”陕北的美是大美，陕北的苦难是宏大且壮阔的苦难，陕北的生命之谜不啻是人类之奇迹。陕北的大自然所呈现出的巨大张力和深邃内涵，足以使任何人显得浅薄、渺小。陕北人文历史所呈现出的民族属性，千年万年，裂帛之威不减，擎天之势不倒。

陕北人远古时期属独立的稽(羯)胡一支，《列子·汤问》说到稽胡：“北方之人，喜穿白衣，头扎白巾”(故有他是白狄的后裔之说)。公元前6000年始与汉交融汉化。稽胡与匈奴、羌不是一回事，他们自古与匈奴、羌、胡人多民族杂居，或和睦相处，或兵刃相拔。

陕北神木黄河边发现的史前城址“石峁遗址”，城垣气势恢宏，石破天惊，专家称其为“华夏第一城”。这一发现震慑了西方，他们惊叹：中国可能真有史前文明。黄陵桥山苍松古柏中掩映的轩辕黄帝陵，是炎黄子孙的根，是华夏千年文明的象征，也是中华第一陵，在《史记》中鸿篇记载。孙中山也曾挥笔题词：“人文初祖”。毛泽东主席当年在延安时所写《祭黄帝陵文》正气浩然，概述了中华民族始祖黄帝开创江山的丰功伟绩，召唤全民族奋起抗日救国：“赫赫始祖，吾华肇造，胄衍祀绵，岳峨河岳。聪明睿知，光被遐荒，建此伟业，雄立东方。”

而位于宜川县境内的黄河壶口瀑布景观，在《禹贡》《山海经》等古籍中即被描绘过，《水经注》写它：“崩浪万寻，悬流千丈，浑洪赑怒，鼓若山腾。”万里长城横亘陕北；骊山埋谷千八里的秦直道纵贯陕北(秦直道也是神州屈指可数的几个可与长城媲美的古代伟大工程)。

历史记载，战国时魏国魏文侯(公元前445至前396年)在陕北设置上郡，秦在公元前328年占据陕北，继续设置上郡(在今绥德)。在今鱼河堡一带设置肤施县，在今延安城设置高奴县。东晋末年，匈奴铁佛部在朔州、宥州(今靖边、横山)建大夏国都统万城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年间(公元386年)在延安以东甘谷驿置广武县并东夏州(辖领逼城、定阳、朔方、上郡四郡)，西魏废帝三年(公元554年)改为延州，后迁入今延安城。

陕北高原的文化元素，哺育了陕北民歌。民歌，民间之歌也。千百年来陕北民歌在陕北的榆林、延安世代相传，也传播于毗邻的内蒙古中西部、河套、吕梁、晋西北一带。

陕北民歌产生于周代中期，至汉代稳定成型。最早的陕北民歌，主要是口头传唱。山峦起伏，沟壑纵横，凡有人迹的地方，你就会听到悠扬动听的陕北民歌。多姿多情，题材广泛，形式多样，小调、山曲、号子、秧歌、酒曲、叫卖曲、祈雨调……或高亢、豪迈、悠扬、雄浑、粗犷；或沉郁、厚重、悲壮、忧伤、苍凉；或率真、真挚、纯朴、婉约、缠绵，曲调独特丰富。也有许多民歌是一调多词，曲调不受任何环境条件的制约，也不需要什么二胡、笛箫、三弦、琵琶、唢呐的伴奏，自由自在，自娱自乐，“心到则无际，兴起则忘形”。抒发自己的心声，也是独具性灵的声音。有人粗略地统计，至今流传在陕北的民歌约有8000多首。这种民间小曲、小调宣泄出它的地域特征：土气、大气，土得掉渣、美得惊人。也宣泄出我们民族的黄钟大吕，铜板铁琶，艺术奇葩，文化自信。

在经过漫长悠久岁月淘洗的陕北民歌中，优美动听的歌曲确实很多，像被公认的《赶牲灵》《走西口》《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》《受苦人》《黄河船工号子》《一对对鸳鸯水上漂》等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，延安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和革命的中心，成立了延安鲁艺、延安大众、民歌研究会，许多作家诗人、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，走进工农兵之中，搜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民歌，极大地推动了陕北民歌的兴盛发展，也可以说是延安新民歌的高潮，民歌史上的新纪元。这一时期被公认的优秀新民歌代表曲目有《蓝花花》《三十里铺》《东方红》《陕北出了个刘志丹》《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》等，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出现的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《圪梁梁》《一搭搭里》。改革开放新时期出现的大量民歌，尚需时代风雨的洗礼和陶冶。

信天游，豪宕豁达，唱红了天，唱红了地，唱出了一个气贯昭苏的文化传奇。今天，陕北民歌已经国务院批准，被列入国家级文化遗产名录，并报审联合国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①陕北群山起伏，山梁、山岭连绵不断，大多种植五谷杂粮，糜子、谷子是田地里的主宰。这一句是说，陕北人在黄土地上生，在黄土地上死，生生不已，世世代代生存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。

陕北出了个刘志丹

正月里来是新年，
陕北出了个刘志丹。
刘志丹^①来是清官，
他带上队伍(呀)上横山^②，
……要共产。
……………

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陕北，《刘志丹》是民众集体编创的一首革命民歌，在当地传唱非常广泛。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至“文革”前，都是中小学校的一首普及歌曲。

根据最早采录稿对照，这首歌的曲调原名叫《打宁夏》。各地传唱也多有区别，有的从正月唱到十月，有的歌词是抗战期间编加的。这次整理主要参考选取的是反映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原词唱本，为5段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初，陕北的共产党人刘志丹、谢子长、高岗等揭竿而起，率领陕北人民，展开“闹红”土地革命战争，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压迫，追求自身命运的解放。陕北人民渴盼翻身解放，受全国风起云涌大革命的影响，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、谢子长创建了陕北红军、陕北游击队(毛泽东后来给刘志丹题词“群众领袖，民族英雄”；给谢子长题词“民族英雄，虽死犹生”)。受苦难的人民挣脱了千年铁链，身心愉悦，欢欣鼓舞，翻身得解放。他们用最擅长的信天游比兴，行云流水一样唱出了那个烽火岁月，军民同甘共苦、如火如荼的情景：“四月里来四月春，红军扎在瓦窑堡”。刘志丹的队伍势力重，又打土豪呀又分田，百姓都欢迎(瓦窑堡，堡：读bǎ，今子长市所在地。子长县原为安定县，1942年为纪念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者之一谢子长烈士，更名子长县，县址由原安定镇迁移至瓦窑堡镇)。”

陕北苏区不断扩大，1935年刘志丹率领队伍一举解放安定、靖边、延川、延长、安塞、保安六个县城，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。加上陕甘游击区、陕北其他游击区，陕北成了全国一块最大的“红色苏维埃”革命根据地。

①刘志丹(1903—1936年)，原名刘瑞桂，字子丹。陕北保安县人(今志丹县)，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，并参加了北伐战争，是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，创建了南梁游击队。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。革命武装整合后，刘志丹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，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副军团长兼参谋长。1936年4月，红军东征过黄河，刘志丹牺牲在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。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主席为他题词：“群众领袖，民族英雄”。

②横山县，横山县因境内绵亘横山山脉，历史上曾筑过横山堡，寨而得名。地处陕西北部，位于鄂尔多斯草原向陕北黄土高原过渡地带，无定河中游。北交内蒙古乌审旗，西毗靖边，东邻榆林。汉武帝时期，为丰富宫廷文化，汉乐府诗歌广为流行。后有文人蔡邕所作汉乐府《饮马长城窟行》中“枯桑知天风，海水知天寒”一句，所描绘的正是榆林横山一带的风物意境。横山古为驰名战略要地，军事古堡林立，历史上西夏王朝的创建者李德明、李元昊父子，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皆出自横山。

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公元446年，初次在横山县境内设岩绿县。唐代贞观二年，将岩绿县改称朔方县。北宋熙宁年间(1068—1077年)筑横山堡。明代天顺年间(1457年)设置怀远堡。清代雍正九年(1731年)在横山设置怀远堡、波罗堡，同时设置怀远县。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将怀远县改名横山县，始得现名。横山县现属榆林市横山区。